

「打開繪本，與童年的自己相遇」

# 劉旭恭： 在繪本中尋找自我的宇宙

知名繪本作家劉旭恭 2002 年以《好想吃榴槤》首度獲頒信誼幼兒文學獎佳作，此後出版逾 20 本作品，接連獲得國內外大獎肯定，2024 年再以最新力作《雨》榮獲第 48 屆金鼎獎。現實生活中的他，是專職的繪本創作者，同時也是一對兒子的玩伴，他筆下的故事正如其人，質樸中帶點孩子般的純真，在溫暖和煦的畫面裡，藏有對世界真情的告白。

撰文／邱璟綾 攝影／高國展 圖片／劉旭恭提供

採訪當日，劉旭恭背著大包小包，自雨中緩緩走來。那些落在身緣兩側的大袋子裝了些什麼呢？他如數家珍地拿出大小不一的手製繪本，這些手工製作的小書，和經過仔細裝幀、印刷的繪本相比，更像是課堂間完成的作業，有些黏貼的痕跡，細看之下，還會在泛黃的紙面上發現顏料滲入的絲絲毛邊。

劉旭恭小心地翻頁，因為眼前這些獨一無二的小書，是年少拾起畫筆的起點、中年從上班族轉為全職創作的分界點，以及成為父親後，全家人創意交集的原點，攤在桌上那一本又一本不同時期的作品，走過半生後，堆疊出一個不見終點的宇宙。

## 翻開書本 開啟想像之旅



初見劉旭恭，很難將他與實際年齡畫上等號，1973 年生於臺北石牌的他，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研究所，曾擔任研究助理、土木工程師與小學老師，最後卻毅然投入全職繪本創作。有別於外界對工科理性、務實的印象，眼前的他總是掛著靦腆的笑容，像是冬日和煦的暖陽，慢慢地、溫溫地，將人生講成一個又一個故事。

童年時期的劉旭恭沒有玩伴，更遑論交心的朋友，在很長一段時間裡，他

的生活只有書籍相伴，他依稀記得爸媽帶他去有著「書店街」之稱的臺北市重慶南路買書，窩在椅子上翻著《七俠五義》、《十五少年漂流記》，他在字海中神遊，想像自己也身處其中，隨著故事主人翁展開人生的冒險。

### 迷惘尋覓 與繪本相遇

而他，確實在 33 歲那年展開一場人生的大冒險——成為專職繪本作家。劉旭恭沒有接受過文學與美術訓練，是圖畫書創作者之中罕有的存在，但理工背景無礙他的童心，在作品中，總是藏著令人會心一笑的幽默感。

他回憶，讀國小時，爸媽曾短暫送他去畫室學畫，無奈在大環境的升學壓力下，小學畢業後，他埋葬就讀美術班的夢想，沒機會畫畫的他，只能趁著當學藝股長時，在教室牆上的海報畫畫，滿足畫畫的渴望。

每當拾起畫筆，他總是想起兒時那個喜歡畫畫的自己，直到 1995 年，準備研究所考試的日子實在苦悶，劉旭恭興起學畫的念頭，「當時臺北市立美術館外有各種課程攤位，像是水彩、油畫、國畫等，每個攤位都大排長龍，只有陳璐茜（知名兒童繪本作家與教學人）老師的手製繪本攤位沒有人。」劉旭恭笑說，與繪本最初的交集看似誤打誤撞，但從那一年起，繪本與土木工程，成為生活中的兩條並行道路。

為期一季的課程結束後，劉旭恭和志同道合的夥伴組成「圖畫書俱樂部」，每年舉辦手製繪本展覽。1996 年時，劉旭恭創作了第一本未出版的作品《小 Baby》，此後以一年一本的速度，維持與創作繪本的連結。

步入職場後，劉旭恭曾擁有各種角色，當過助理研究員、工程師，921 大地震那年，甚至前往東勢幫災民蓋組合屋，漫長的歲月裡，畫畫與創作是工作之餘的消遣，直到成為小學老師，孩子們的單純喚回他的初心，好似在層層疊疊的色彩中，與童年的自己相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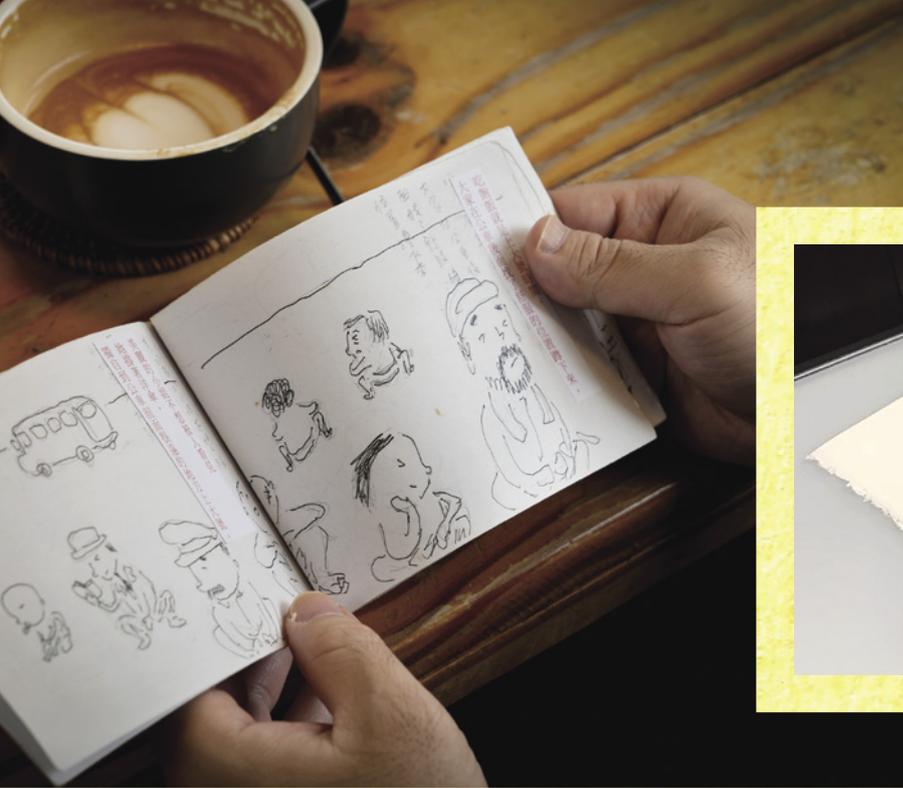
「有一天我在咖啡廳發呆，腦中突然閃過一個畫面，一隻小老鼠很想吃榴槤，於是整片天空都充滿了『好想吃榴槤』……」當下一個簡單、純粹的故事誕生了，2002 年他以《好想吃榴槤》獲得信誼幼兒文學獎佳作，當天簽書會時，看到首獎得主的桌前大排長龍的人群，心想：「原來這就是暢銷作家的感覺！」

「暢銷作家」從不在劉旭恭的人生清單裡，「我曾想當公車司機、導演和流浪漢，這些願望都沒有實現。」他說，小學時覺得開公車可以到很多地方、遇見很多人；大學時喜歡看電影，曾想過自己執導該有多好；出社會後多方嘗試，但陸續換了幾個工作都無法找到內心歸屬，直到有一天下班，等捷運時，不知為何眼淚流了下來，那一刻好想拋開一切，去當個流浪漢。

## 立定志向 專職繪本領域

距離第一本作品《小 Baby》，已過了 10 年，劉旭恭才體悟到，原來自己想要的，不過是像個孩子般單純地拾起畫筆。2006 年某一天，已 33 歲的他，突然辭掉工作，決定成為專職作家，那時太太也在上班，她有些不平地說：「為什麼你可以做想做的事？」





1	3	5
2	4	

- 1-2. 劉旭恭一家人有時會一起討論作品或共同創作。
3. 劉旭恭畫的小草本。
4. 劉旭恭一家人去日本玩時買的小本子，小孩們畫爸爸媽媽。
5. 劉旭恭與孩子們一起創作漫畫。



「你也可以呀！」劉旭恭心想，不過始終不敢說出口。幸運的是，他的作品《請問一下，踩得到底嗎？》當年度便獲得信誼幼兒文學獎首獎。有了獎項

加持，為專職作家的生涯帶來許多機會，然而隨著畫愈多、看愈廣，喜悅與自卑的情緒，逐漸在內心膨脹成兩道光影。

「有一次在頒獎典禮上，看見自己的作品和其他得獎者一起被打在投影幕上，當下只覺得很暗沉、不夠漂亮，很自卑。」在創作路上，劉旭恭一度產生質疑，他也曾想過，如果將舊作改為更細緻的畫風，是不是能帶來更好的銷量？

種種負面情緒，卻在偶然間拿著自己的作品為孩子說故事時，從閃閃發光的眼神得到安慰與救贖。「孩子會因為一個好故事享受繪本，不全然只是圖畫技巧。所以身為創作者，要學習接受自己的特質，也許不是美術科班，但像小孩般天真的畫法，就是我的特質。」

他帶著實驗精神，盡可能嘗試不同的繪畫媒材，例如水彩、壓克力、水墨、廣告顏料等，在不斷摸索、打磨的過程中，逐漸有了新一層的體悟。

「不用一味模仿別人或執著於做不到的地方，因為到最後你會發現，在圖畫書的世界，不管你的特質是什麼，總是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。」一如曾令他感到自卑的繪畫技巧，反倒成為獨特的風格，在各種情緒間兜兜轉轉，原來是開放且寬容的繪本，為自己找到解答。

1 2 3 4

1. 《棒球場的老鼠》是劉旭恭同為繪本創作家的太太許增巧的作品，以小老鼠的視角，帶孩子走進棒球世界。
2. 劉旭恭認為，每一本創作都是生活的紀錄。
3. 《你看看你，把這裡弄得這麼亂！》此書本意雖不是收拾與整潔，但劉旭恭希望「孩子讀的是故事，不像大人總是想講道理。」
4. 劉旭恭笑著分享，《雨》當中的「骨頭大山」靈感是來自於一款電腦遊戲的場景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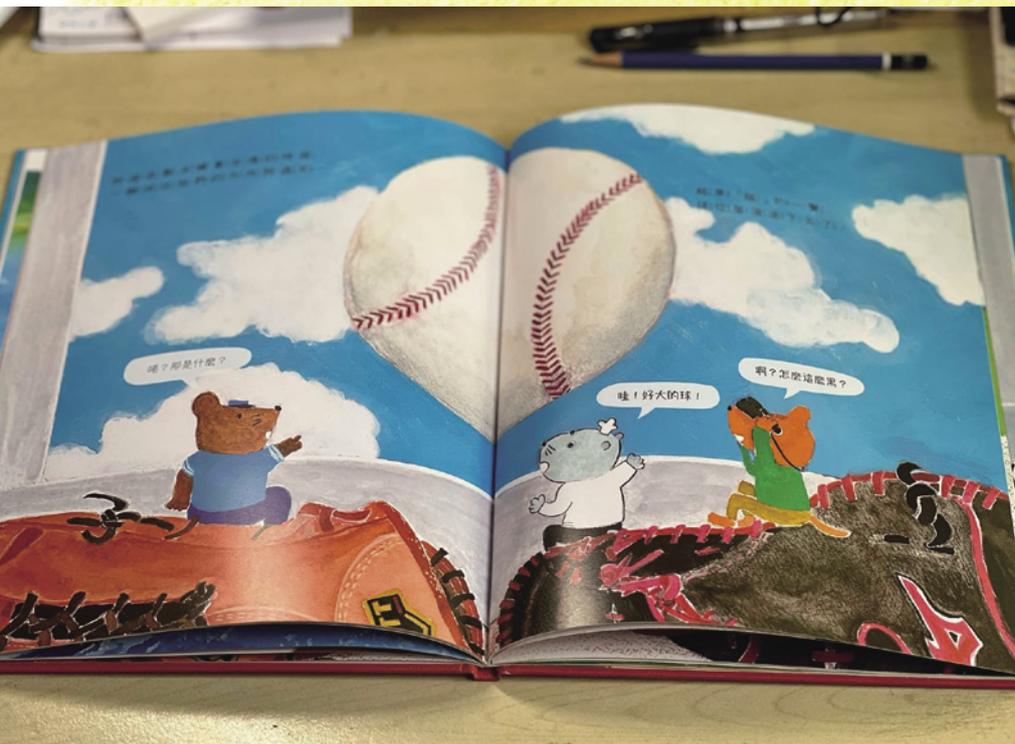
## 興趣相投 藝術家與科學家相碰的火花

綜觀劉旭恭歷年出版的作品，從中能看見理性與想像的平衡，他的文字少見修辭與雕琢，在故事結構與節奏感中透露著理工專業訓練的痕跡；他的圖像帶有天馬行空的拙趣，幾乎都是想像故事，與後來投入繪本創作的太太許增巧不太一樣。

「我是藝術家，增巧是科學家，她很多畫自己經歷過的東西。」他笑說，對繪本的喜愛，讓彼此成為

教學相長的伴侶，向來只畫想像世界的劉旭恭，也受到許增巧的影響開始寫生，有時一家四口拿起紙筆便畫個不停，大大小小的圖像，成為他們記錄生活的方式。

「兒子開始打棒球後，增巧在場邊看見一隻小老鼠，於是畫了一本《棒球場的老鼠》！」在劉旭恭眼中，太太是心思細膩的科學家，能以畫筆傳神記錄眼前景物細節，再透過小老鼠的視角帶孩子走進棒球世界，創作出臺灣





少見以「國球」為主題的作品。

在沒有畫圖的日子裡，劉旭恭喜歡閱讀，而他的閱讀喜好不帶目的，單純只為了「好看」，例如近期覺得很好看的，是臺灣青年建築師鄭采和所寫的《我在荷蘭都更中心當說客》，透過她的文字彷彿親自走了一趟阿姆斯特丹，直擊荷蘭人的居住正義與街區實驗。

「我骨子裡也許是個憤青。」劉旭恭笑說，無論是創作探討暖化議題的《煙囪的故事》、反思教育本質的《只有一個學生的學校》，或是引導讀者深入思考環保、公平正義等面向的《你看看你，把這裡弄得這麼亂！》等，劉旭恭總是將想說的話藏在作品之中，透過溫暖的筆觸表達對社會的關懷。

## 創作人生 每部作品都是當下的自己

對他而言，每一本創作都是生活的紀錄，反映當下的人生經歷，即使不刻意為之，但偶爾會突然意識到，筆下角色之於他的人生，原來別有意

義。就像甫獲得金鼎獎肯定的作品《雨》，描述在廟裡修行的小和尚，無論快樂或悲傷，每天堅持寫一張「雨」，這一寫就是 20 年，他的真心誠意感動上天，最終千百張墨跡化為甘霖，滋潤乾旱的大地。

「看著彩稿，我突然閃過一個想法——小和尚會不會是先前作品《五百羅漢交通平安》裡，那位溫暖守護小男孩的大師兄呢？」劉旭恭赫然意識到，或許這是祂成為羅漢前的故事，一個念頭竟然讓筆下的角色有了連結，彷彿在某個超然的空間自成一個宇宙。

在《雨》的故事中，他以具體之物呈現抽象情感，看似談修行，其實也是每一個創作的身影。一如虔心修行的小和尚，劉旭恭從第一本手製繪本《小 Baby》完成後，獨自在家默默寫著、畫著，眨眼經過 30 年，他讓筆下的角色替他說出幽微的情緒，面對人生的種種失去與無奈，最後都在創作中得到解答，「感謝創作相伴一生，陪著我大步往前，即使過程磕磕碰碰，最終會找到自己和這個世界對應的方式。」✚